

铮铮铁骨 情寄山河

——观许铁铮山水画有感

许兵

(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2)

[摘要]浙江山水画,自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出,光耀神州六百余载;世纪老人黄宾虹集数百年山水之大成,又将其推向新的高峰;往后潘天寿、顾坤伯、陆俨少、余任天、孔仲起、童中焘继起。借赵翼名句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画坛亦如是。许铁铮先生,与山水名家孔仲起、周沧米、童中焘、曾宓皆为同窗。花鸟画家杜曼华、叶尚青,人物画家王庆明、版画家洪世清、油画家金一德,理论家杨成寅亦是同学好友。浙地一代又一代绘画之领军者,多有师兄师弟、同仁同道加弟子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础,延绵不绝。

[关键词]笔墨;构图;思想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06.197

许铁铮先生于1954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,在潘天寿、潘韵、顾坤伯、宋宗元、王伯敏等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习中国画,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,并与周沧米、孔仲起、叶尚青四人同时留校任教,1962年响应国家支援地方文化建设号召调到衢州,在衢州师范学校任教近三十年,为衢州美术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。

综览许铁铮的学画经历,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。许铁铮青少年时期,以一种对绘画原始的热情,自学美术。因在上海,可以到书店看书,到展览馆看画。自学有二点好处,一是画路广,不论动物翎毛、车马人物、以及山水花卉兴之所至都可以在他的笔下自由呈现。二是养成了自觉的独立思考能力,因没有老师,凡事都要自己作出判断,用什么方法来画?别人为什么画得比自己好?这种习惯一旦养成,便会伴随终身,受益无穷。

进美院学习之初,首先在宋秉衡先生指导下,接受了两年严格的素描训练,确立了以形体结构、空间透视来观察分析物象的写实思维方式。山水画创作也在质感、量感和空间感的思维中寻求体量的厚重和层次的丰富,不敢仅以笔墨挥洒而偏离具象化的山川形象。对许铁铮来说,这是创作基础。

后来得顾坤伯、潘韵等先生指导,学习传统山水画。从平和规矩、笔墨精到的“四王”入手打基础,上推元宋诸大家以拓开思路求发展。顾先生传统功夫非常深厚,因技法好、路子正,他要求学生也要从规矩入手,在顾先生的谆谆诱导下,年轻的许铁铮从清代王石谷入手,上溯明代沈石田、元代王蒙。特别在顾先生的指导下着重临摹了王蒙的《青卞隐居图》。此图绵密郁深,构图饱满,乃王蒙力作。此作对许铁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可以说,后来的许氏画风基本上处于这样的基调上。对这段学习经历,许铁铮先生曾感叹:“这些都是朴实规矩的一路,对我的画风影响极大,几十年的创作实践,摆不脱他们的影子”。

在许铁铮沉潜古法的同时,中国画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

变革,中国山水画也处在这个大裂变的当口。变革的主要方向就是作品要体现生活、体现时代的特色,与古人冷寂的画风划清界限。这场变革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写生,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。1957年杭州顾坤伯先生也带领学生开始长久的写生活动。年轻的许铁铮自然也随乃师赴桐庐、富春江、新安江等地写生,用功甚勤,收获颇丰。这一时期,许铁铮完成了传统到现实,从学到用的关键性转换。因此大量优秀作品得以问世,出了二本连环画,《浙江日报》也多次约稿,特别是1958年其创作的《杭嘉湖大跃进风情》写生组画,《浙江日报》更是以两个整版给予刊登,1959年其毕业创作《新安江之晨》被选入反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大型画册《新安江》上,这时的许铁铮已成为浙江山水画新锐,同辈画人的佼佼者。

1960年至1985年,这一时期许铁铮的作品可归类为主题性创作时期。

由于整个中国画界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,不论北方徐悲鸿、李可染为代表的重写实的山水风格,还是南方以潘天寿、顾坤伯、陆俨少为代表的重笔墨韵味与写生相结合的方法,都统一到表现现实生活这一大方针中来。许铁铮虽然1962年从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调到衢州工作,其创作思想并没有改变,是具有延续性的。这一时期许铁铮不断地从生活中提取素材,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,具有代表性的有《飞机治虫》入选全国美展,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制成年画、画册。还有连环画《火烧野牛》入选全国连环画展,并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发行,其后更有《铜山源写生》《乌溪江之景》《老区小学》《老区行三联画》《浙西明珠》等优秀作品问世。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,就是主题突出,手法稔熟、构图多变、创作严谨。通过这些创作,许铁铮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,可以说对山体、山貌的起承转和做到了了然于胸,即所谓“心中有丘壑”,完成了一位山水画家最根本也最必须的技能储备。因为一位山水画家在掌握了一定的笔墨技巧后最易落入空疏无物,无病

呻吟的境地。胸中有了丘壑，移山植水、勾云染雾就信手拈来，犹如探囊取物，所作山水自然就可观、可赏、可游、可居了……

1985年以后，许铁铮先生的山水自我风格渐渐凸现。总观其貌，群峰虎踞龙盘，山峦重重叠叠，恰似一尊尊罗汉立地成佛，既姿态各异，又个个千钧之重，朝暮阴晴，纹丝不动。而雨后之作则天地间瀑声隆隆，成匹瀑布高处涌落，壮观无比。孔仲起先生观许铁铮作品时曾感到：“铁铮山水不虚卧游佳品，扑面而来的一种震撼”，真就是这种感觉。

静观其画，冥冥中若有神助，先生笔下之山川，如此神威，如此永恒于天地，铁铮、刚强，却十分真切可亲，甚至可以与之对话。我相信这并非全是自然写景，而是作者心中之境，高华、朴实、纯真，甚至含有一点老人的倔强。此后读到老人自序，果不其然：“我爱山，山之魁伟挺拔，山之庄严静穆，似天地间永恒的伟物。山势流转，纵横捭阖、前呼后拥，似龙似虎、歌之舞之，具有强劲的力度，由给人以无穷遐想的空间。山石不是自然界的无机物，结合了人的心性情思，它就是活的、动的，有伟岸强劲的生命力和感人的精神境界。”

山川是活的，有着自己的生命，许铁铮就这样边画边与之交流，追求着高华境界。正如孔仲起先生观许铁铮先生作品时的感慨：铮铮铁骨，情寄山河。

潘天寿读黄宾虹语录眉批：“画至化境，形神皆著我意。‘夺’者，须有我之精神移入于物，交流引动，方可夺我之精神也。是精神，实为物我精神之融合。”潘先生是许铁铮的老师，此语便是他们之共识。

再看其落笔，何其浓重，每一笔都很肯定，笔头很大很重，笔笔浓重。千万别以为先生不善用淡墨，他的淡墨作品墨分五色，亦很精彩，但先生不过瘾，绝大多数都是浓笔浓墨，技法、造型、空间处理与审美取向达到高度一致。用孔老师的话说，“借笔墨以传情，以铁铮的秉性，有内在刚性的一面。观其笔墨点画，力求沉稳劲健，出笔粗重、狠辣、洒脱，一气呵成。似乎又是从石田、吴镇处得其笔意，使刻划之山势更具厚重力度，气脉更加张扬，豪气扣人心弦。”这便是最好的注脚。

悠悠乎与颢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，洋洋乎与造物者游，而不知其所穷。在大城市钢筋砼结构的办公室久困之后，我们外出旅游不就是希望有所释放，获取此种感觉吗！山水画家在自乐的同时，也给人间带来了快乐和享受。从这层意义而言，山水画永远不会消逝，更不用说像许铁铮先生这样有个性的作品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，这犹如去菜馆点菜，川菜再好，不吃辣的顾客依然无缘享用。

许铁铮先生作为衢州资格最老的美术教师，几届的美协主席，衢州这四五十年出来的画家几乎全是他的学生。他

人、山、花、书、国、油、版、雕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能上手，好在美院的科班教学，他的静物素描、裸体人物功夫都很扎实，多种美术门类他能胜任。他的声誉一方面来自他的山水画创作成就，另一方面是他的美术教育和自身人品，可谓德高望重。

他的画集王伯敏题名，称其“仁者山水”；孔仲起题字“峰峦叠翠妙林泉”并作序；周沧米题字“丘壑罗胸臆，流泉激壮怀”；丁茂鲁题“山川壮美，意趣恢弘”。可谓不凡！美院同届同学叶尚青评价他：“人非常踏实，不多讲话，善于思考，认真钻研，山水画画得好！”

孙过庭《书谱》云：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。”人书俱老，人画俱老，都是艺术的至高境界，亦是做人的至高境界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许铁铮先生耄耋之年，名声再起，期待先生如同“百年丹青朱屺瞻”，继续为浙江山水画增高添阔！

许铁铮学画的过程与中国画从迷茫到理性的转换几乎同步，在经历了几次大的风格蜕变，终于形成今天绵密深郁、健硕奔腾的山水画风，同时又暗合中国传统美学的“气象浑穆”（康有为语）。中国山水画几千年的演进，整理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表现程式。这套程式自清末以降，日渐式微，在经历全盘否定再到理性回归，重新激活这套程式，许铁铮就是成功将传统山水画程式作出自己另类演绎实现“软着陆”的一个代表。虽然不敢说许铁铮已形成了自己的“许家样”，但他的画已有了鲜明的个性，对摆脱旧模式是行之有效的。当然也可以说许铁铮的山水画是有思想的。

许铁铮1962年下调浙西，远离文化繁荣之大都市，缺乏与多方接触交流之机会，是为一失。但浙西山区为仙霞余脉，山不高而多险，水不深而潺潺，古树参天，草木华滋，人文敦厚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正是钟情于山的铁铮绝好的精神寄托，实为一得也。

一失一得间，形成他自己对山水的理解和追求。常言道：生活是创作和情趣蕴育的基础。综观铁铮作品，少有大江大水，开阔疏朗之平原，而多步移景异、幽然曲折、构图饱满之作别具一格，岂非环境使然。

许铁铮先生淡泊名利、“隐居精学”（后汉书）。我们有理由为有这样一位笃诚的优秀画家而高兴。笔者浅见向大家分析介绍或许多余，还是直接与他的作品对话吧！

参考文献

- [1]任道斌. 丹青趣味—中国绘画的源与流[M].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04
- [2]郭玫宗. 中国画艺术欣赏[M]. 中国纺织出版社, 1998.
- [3]陈北复. 中国画研究[M]. 云南人民出版社, 1982.
- [4]王金岭. 笔墨谈[J] 国画家, 1994.